

生活空间

生活百味

劳动之花最美丽

□陈明珠

我常常觉得,老天把勤奋的刘同志派给我做丈夫,就是让他来鞭策我的。10年前,从军20余年的他走到军旅生涯的尽头。或许也算有过较为出色的经历吧,他带领战士们抢险救灾的视频上过电视报道,他撰写的新闻稿件刊发过军内级别最高的报纸。人生的路口,徘徊许久,他最终选择放弃编制内的稳妥,迎接全新的挑战。

执业律师的开端并不顺畅,从卑微的零起步。一盏青灯伴着的深夜钻研,缺少案源心慌的苦闷,以及受到来自各色人等的鄙薄,今天的略有收获,掩藏不住那些泪水和汗水浸泡的痕迹。现在的他,职业生涯早已成熟,却忙碌不已,总在奔波的路上。某一天,他驱车往返了6个县区,紧张得连午饭都忘记了吃了。

他的职业,看尽世间百态。我问他,你天天纠结在别人的麻烦事里,烦不烦啊?他回答,能够帮助他人解决问题,我才感到自己有价值。在维护法律公平公正的前提下,他更希望化解矛盾纠纷,留下一份人间真情。记得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去世,其继妻和原配子女为抚恤金产生诉讼。他接下案子后,耐心地劝说子女体谅后母的难处,感念她照顾父亲的情义,不要因一时的激愤,伤了感情,冷了人心。后来,双方言和,以调解结案,而他,也为自己促成暖心的结局而欣慰。

他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。为推进全社会崇法向善,周末他匆匆出门,到广场、社区去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法治宣传活动,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。他也数次接受指派的涉黑团伙案件的法律援助任务,耗时很久,早出晚归。他说,自己是党员,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好。

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”刘同志的幸福观,不是财富和物质,而是劳动最美、奋斗光荣,生命不息、勤奋不止。

人生起起落落,一条路可能会有尽头,但绝不会是终点。勤勉为人提升生命的质量,勤奋做事铺就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。每一滴辛勤的汗水,晶莹剔透,浇灌出美丽的劳动之花,成就了这世上最动人的风景。

若有所思

没有不辛劳的工作

□乔凯凯

听说表弟卖炸鸡赚了多少钱,还买了一套房,大家都心动了。于是,大家找来表弟,想要取取经,一个朋友还盘算着辞掉工作,跟表弟一起去卖炸鸡。

“听说卖炸鸡能月赚三万,是真的吗?”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。

“理论上可以。”表弟回答,“如果月赚三万,每天的营业额至少得三千。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,各种杂活多着呢,得两口子再加上父母的帮衬才够。这样一算,人均到手其实也就比一般的工资多一点。”

“那也可以,总比我在公司上班强,每天累死累活。”有人说。表弟摇摇头:“你以为卖炸鸡不累?你在公司上班至少有空调,冬暖夏凉吧?我守在炸鸡摊位旁,夏天犹如蒸桑拿,汗水就没停过;冬天西北风吹得头疼,寒气都渗进骨头缝里了。”

有人说:“至少时间自由,没有老板管着。”“是没有老板管,但自己得管着自己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人家来两次你还没出摊,第三次就不来了。顾客流失了,生意还能干得下去?这么说吧,除了过年歇几天,一年到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。”表弟脸上露出一丝无奈,接着说,“自己干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。成本上涨、同行竞争、顾客口味变化等等,每一项都不能忽视。”

大家听了一阵唏嘘,看来卖炸鸡还真不是好做的。这一点表弟倒是认同:“不光是卖炸鸡,不管啥工作都不是好做的。外行人只能看到别人风光的一面,看不到背后的付出,只有亲自去做了,才能知晓其中的辛劳。但反过来说,不管干啥,只要你脚踏实地、不怕苦累,认认真真去做,就能有收获。即使只是卖炸鸡。”

表弟说完,众人都笑了。虽然大家打消了卖炸鸡的想法,但这趟可不算白来,每个人都取到了真经!

人物风貌

手握铁锤著华章

□高芳菲

涧河岸边的垂柳绿得醉人。娇艳的花朵,惹来一道道火辣辣的目光。整齐的河堤像卫士一样,阻拦了夏季肆虐的洪水,保护着沿河的水土不再流失。河水舔着河坝,极不情愿地归入河道。那段河坝上砌的石头,就像一个方块字,讲述着老郭师傅的工匠生涯。

一把铁锤,一颗责任心,是郭师傅的两大法宝。

老郭今年60岁出头,微胖的身材,看起来很壮实的样子。风吹日晒中天天与石头打交道的他,粗糙的手上起着重茧,黑黝黝的脸上泛着红光。作为邻居,因了解他做活的技术和做事的态度,便常对他肃然起敬。每次看到他,总会联想到高速公路旁那陡峭的护坡,公路、公园边那高高的防护墙,以及县城周边的一些石头建筑。

老郭为人勤奋,做事执着,按照常人的想法觉得应该能端个铁饭碗的他,高中毕业后却跟着别人干起了石头活儿。由于能吃苦耐劳肯动脑筋,几年下来,年纪轻轻的他,成了远近闻名的好石匠。找他建房的人都信赖他,说他垒出来的墙齐整,设计的拱券弧度合理坚固。

随着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,建房不再用石头了,在石匠被冷落的日子,老郭却迎来了新的机遇。由于他的手艺好,干活细致认真,就被委托做石头建筑工程。

这些年,老郭凭着技术和信誉,接了不少工程。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:“这是良心活儿,做好了就是守住了安全。”听听,他说得多实在啊!

老话说“行行出状元”,老郭成功地将石匠这个称谓冠进自己的生命里,用一把铁锤著出了新时代的华章!

一条腿蹚出幸福路

□宁妍妍

倩倩爸第一次到幼儿园接倩倩时,我和同事都很惊讶!

倩倩妈双眼皮大眼睛,烫着流行的棕黄色卷发,说话伶牙俐齿,身材婀娜匀称……眼前的倩倩爸呢?苍老邋遢,衣服上油迹斑斑,走起路来一摇一晃……是什么让倩倩妈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倩倩爸呢?

那天,事情揭开了真相。倩倩妈开朗地笑着说:“当年是我追的他爸,为这事,俺爸妈和我生大气了,说我跟着一个残疾人,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可我认准了他,就一门心思地想跟他……”

原来,倩倩爸和倩倩妈是一个村的,号称村花的倩倩妈追求者甚多,她却选择了一条腿有残疾的倩倩爸。倩倩爸是个踏实肯干的实在人,初中刚毕业就跟着人家学修自行车,后来又学会了修电动车、三轮车、小轿车……

倩倩妈说刚结婚的那几年,日子过得确实难,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没有,硬是用小米油、稀面条给倩倩哥哥养大了。为了不让村里人看笑话,小两口心一横,把乡里的修车铺转让了,带着孩子来到了市里,租房,租门面。倩倩爸继续修车,倩倩妈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,打些零工。

倩倩哥哥5岁时,意外有了倩倩,倩倩妈一半欢喜一半忧。这时,倩倩爸斩钉截铁地说:“媳妇,生吧!有我!”简短的6个字,让倩倩妈感动不已,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……

就这样,倩倩妈辞了职,边养胎边照顾儿子。倩倩爸扩大了店面,招了几个学徒工,凭着精湛的手艺和厚道的为人,在洛阳站稳了脚跟。

“答应人家几点修好,哪怕不吃饭也要收拾好。那天晌午,将近40摄氏度的天气,他让小工都回家休息,一个人修了俩小时,吃饭时都3点了……”倩倩妈心疼地说。

如今,他们已在市区买了房,修车店再次扩大了店面,小工也增加到了4人,生意一单接一单,每天都忙不停。

“现在,村里人可眼馋俺的日子了,俺爸妈一点儿埋怨也没了。倩倩爸说把隔壁店也盘下来,卖车坐垫和小百货……”倩倩妈边说边止不住地笑起来。

当倩倩爸再来接倩倩时,顿时觉得这个苍老邋遢、走起路一摇一晃的男人是那么可敬……

心灵点击

劳作里飞出幸福的歌

□张文艳

附近的人都喜欢到那家店里买烧饼,不单是因为烧饼个大好吃,还因为他家的小店温暖好客。做烧饼的是夫妻俩,男人揉面、做饼,女人烤烙、装袋、收款,不紧不慢,配合得特别默契。人不多的时候,女人就哼着歌,男人和着女人的节拍,揉面的动作也柔和了下来,每一个烧饼都感染了他们欢快的气息,金黄、酥脆,特别有嚼头。

晚上下班,我经常拐弯过去捎两个烧饼回家。这个时候排队的人多,前前后后有20多人,夫妻二人打烧饼的节奏也快了起来。男人把揉好的面团均匀分成小份,擀成长条状,“啪”地往鏊子上一甩,女人的夹子娴熟地在烤箱和鏊子间来回腾挪、翻面。排队看着他们劳作一点也不着急,有的老人搬个凳子坐着等,有的老人哼着戏:“你耕田来我织布,我挑水来你浇园……”

回到家,先生正在厨房忙碌着,我赶紧过去搭把手,我淘米洗菜,他烹饪蒸煮,我刷锅洗碗,他收拾桌凳,不只是做饭,我们的小家就是这样“我挑水来你浇园”,两人一起一点点经营起来的。

我和先生大学毕业后来到洛阳,结婚的时候除了从学校带回来的被褥,什么家具都没有。每月的工资我们都精打细算,取出基本的生活支出后,全部积攒起来,攒一点添置一样家具,攒一点添置一样家电,一点一点把空空的房间置办成我们温馨的小家。

先生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,修水管、修马桶、换灯泡、换窗纱,什么活都干得了。他喜欢唱歌,干着活嘴里总是哼着歌。他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,拿个扳手递个螺丝。我洗衣服的时候,他就在我旁边陪我说着话,洗好了,我递给他,他一件一件晾晒在阳台上。

那些一起劳作的时光,就像蜜一样在爱的滋润下慢慢融化,甜甜地浸润在心里,化作浓浓的幸福,长长久久。

劳动最光荣

奋斗最幸福

劳动创造幸福,奋斗成就梦想。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将至,我们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,希望崇尚劳动、热爱劳动、辛勤劳动、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深入每个人的心中,让勤奋做事、勤勉为人、勤劳致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。

——编者

岁月回首

我的三种劳动姿势

□郭德诚

有人说,世界上最美的姿势,是劳动的姿势。在这个世界上,劳动有多少姿势,我不知道,回顾自己的人生,经历了三种。

蹲。刚进厂,干铸造。当时,这种劳动非常原始,就是把木头的模型,埋在有黏度的型砂中,做出一个砂腔,把铁水灌进去,得到铁质的工件,整天就是埋模型,夯实型砂,取出来,再埋进去……浇铸时,大家都戴着草帽,铁花飞溅,落到草帽上,滴滴答答,像雨点似的。

我们的产品小,都是蹲着干的。蹲,最累的是腰,没有人不腰疼的。当时我们的宿舍,到处弥漫着跌打损伤膏的味道。那时就一个想法:啥时候能够站起来?

站。后来,铸造机械化了,用人也少了,我干上了车工,站着加工零件。车工最重要的是刀,刀的几何角度,那可是有讲究的。老师傅们讲,不吃半斤砂轮末,想磨好刀,门儿都没有。为掌握磨刀技术,我买了本《金属切削刀具》认真研读,但常常心想事成。刚换的砂轮,有棱有角,但几个人磨下来,就圆秃秃的了,没法用,只好修砂轮。但凡砂轮机房像着了火,四处烟尘弥漫,那就是在修砂轮。那人出来,像从磨坊出来似的,满头满身的白粉,睫毛上都挂着一层。

坐。那时,厂里有工人大学,我有幸脱产学习了几年,回来后,被安排到了技术科。晒图,描图,画图,鸭嘴笔,比例尺,曲线板……那时,画图难,改图更难,熏图,还要用氨水,熏图筒就是放在室外,办公室里也有人咳嗽,那味儿很呛人。

进厂的小年轻,听了这些,眨巴眨巴眼,看看窗外现代化的厂房,以为我是在编故事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我是实实在在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这么工作着的。这种姿势连成一串,就是我的人生轨迹。看到现在的自动流水线,数控操作,电脑绘图,电脑控制……回想当年那草帽,那铁花飞溅的雨幕,那四处冒着烟尘的砂轮机房,还有那呛人的氨水味儿,一幕幕真像一部老电影,让人感慨不已。记得当年有一首歌,叫《苦乐年华》,其中有这样的歌词:生活是一团麻,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;生活像七彩缎,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。生活的画,浓墨重彩,五彩缤纷,都是一代代人,用不同的姿势描绘而成的。

我们用不同的姿势描绘着生活,也谱写着自己苦乐年华的乐章。